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黑色受孕

D A N G D A I

Z H E N T A N

T U I L I 康 焕 龙 著

X I A O S H U 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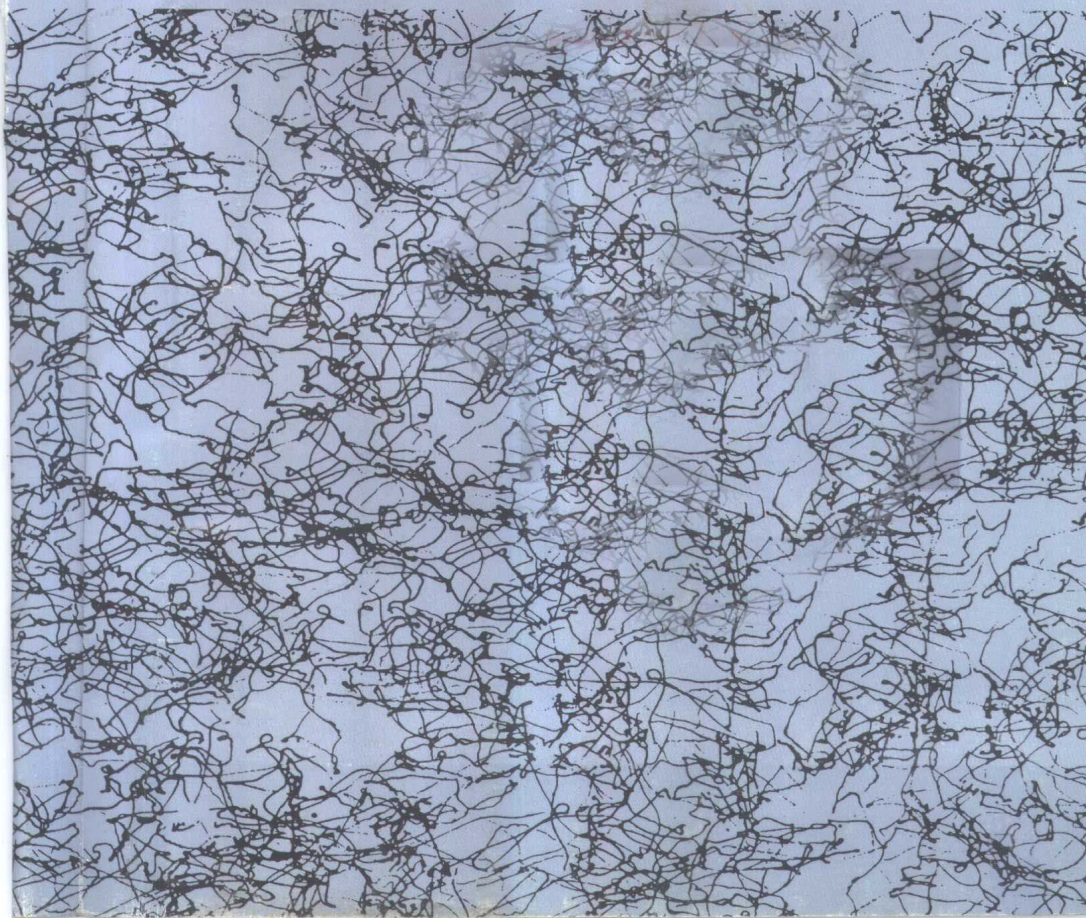
W E N K U

Z C B S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

文库

黑色受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受孕/康焕龙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681-8

I. 黑… I. 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905 号

版式设计: 连生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黑色受孕

康焕龙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09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681-8/I · 663 定价: 13.50 元

印数: 0001—6000 册

在时间引向未来的视野，
科学技术就像一把锋利的两刃刀，
既切出了社会的善，
也剖开了人类的恶！

——题记

内 容 提 要

在一次业余登山活动中，廖文杰的弟弟廖晓笛不幸遇难。廖文杰认为是卓亚光为保全自己性命而不顾朋友之情所为，而廖晓笛的恋人苏梦居然毫不犹豫地嫁给了卓亚光。婚后不久，卓亚光发现总有一个无形的影子在他与苏梦之间扰动不已，由此他便怀疑他们的孩子是苏梦与第三者所生。正当他俩明确地准备离婚之际，孩子在住院期间意外死亡。苏梦亦突然死去！孩子究竟是谁的？苏梦是自杀还是他杀？……一曲古老的不育借种生子的悲歌将秦菁与廖文杰推向情感的深渊。当秦菁满含苦痛地对苏梦的孩子进行DNA鉴定时，意外的结果又让她震惊得痛不欲生！……

这是一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复仇的故事，书中强烈的危情悬念和缜密的逻辑推理，充分反映出正义者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同时就其所言事实，不仅直接向古老的生育观念和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挑战，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当今社会犯罪活动的隐蔽、阴鸷！



ISBN 7-5014-1681-8



ISBN 7-5014-1681-8/I · 663

定价:13.50 元

黑色受孕

1

廖文杰将一束花轻轻地放在廖晓笛的墓前，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漫坡的野草，一片凋敝的枯黄。还没有融去的那层薄薄的霜釉，在孱弱的秋阳下，泛着淡淡的青光。一阵凜凜的清风，不时地从树间吹过，幽幽瑟瑟的吟籁，曳动着寂寥的山野，漾来几分肃穆的萧索和怆惶。

他凄恻地低头默哀着。手足之情的真切怀念，使他沉浸在一种锥心裂骨的痛苦中。一股股禁不住的泪水，涌出眼眶，顺着脸颊潸然落下……良久，良久，他慢慢抬起头，凝睇着墓碑上的那张照片，嘴里轻声喃语着：“晓笛，你不该就这样走了，我知道，是他……是他害死了你！”

四野阒然静悄，只有随风摇曳的枯草和树木发出飒飒的声响。

直立的墓碑迎着太阳，嵌镶在中间相片上的廖晓笛，仿佛意会了廖文杰的苦心。略略上挑的嘴角露出文静的微笑，只是那双永恒瞩望着他的眼睛，深邃而沉凝中潜藏有一丝悲切的迷惘，幽

幽哀哀的目光，摄魂夺魄地令人恍惚不已。廖文杰与他默默地对视着，试图将脑细胞贮存的信息波，通过这咫尺空间感应给死者，让对方清楚地知道所有的一切，一切。清冽的山风抽尽了他泪水的热量，使他枯干涩酸的眼睛变得模糊起来，完全失去焦点的视线飘忽不定，隐隐地叠出了他们登出的最后一幕……

“好啦，”攀上最后一处绝壁的卓亚光，站在崖顶突出的岩石边上，抛下登山绳，朝下面距离他足足有六十多米的廖晓笛喊道：“小心点，抓牢绳子！”

峭削山壁的四处，结满了异常光滑的冰层。惟一条通向上方的雪沟，也悬下一根根尖锐的冰棱，很难看得见一块裸露在外的岩石。这就使得攀登必须步步谨慎，只有找到安全牢固的蹬足之处，才能向上爬动。否则单靠登山绳，一旦风暴卷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好——我就来——”廖晓笛朝上高高应了一声，随后伸出登山镐，使劲地拉上下面的廖文杰。

“这鬼天气，真够呛！”廖文杰站稳后，靠住岩壁抹了一把结在嘴上的雪霜喘着气说。

“是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度，”廖晓笛不无感慨地说，“这还是秋天，要是冬天恐怕就更加恶劣了！”

一阵劲厉的山风刮来，脚下的山谷瞬时腾起一片白茫茫的雪烟，混沌沌地向上飞旋，经过他们，冲蓝得发暗的碧空卷去。尽管这风的力度还没有冬天狂虐的气势，但也足以让人深深地体味到了高山恣肆的威慑。

他俩停留在由冰镐开出的只能容两人立足的台阶处，对着大山慨叹不已。他们兄弟二人不知为什么偏偏爱上登山这项在中国人观念中还没有被完全接受的充满冒险的运动。也许作为现代年轻人，认为只有在高峰云巅，苍天一隅，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大学期间，他俩就是学校业余登山队主力队员。毕业参加工

作后，又遇上攀登好手卓亚光。渴慕峰峦有志于登山的爱好，将他们三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此，他们经常结伴为伍，利用休息和假日时间，出没在高山峻岭上。特别是去年，他们自费登上了一座无人涉足的海拔六千三百米的山峰后，名声大噪，不仅引起登山界的注目，被中国登山协会破例吸收为会员，还促使市体委下决心在本市组建起一支业余登山队。登山队长经卓亚光和廖文杰推举，由攀岩技术最好的廖晓笛出任。登山队共十名队员组成，其中有两女队员，是他们从自愿报名者中选拔出的。这不仅仅是考虑到登山运动单调的精神调节方面，更为主要的是想充分体现当代女性崛起的意识和现代社会男女公平竞争的现实意义。登山队建立后，为了不负众望，并在舆论界一展实力，他们准备带领全队进行一次颇有高度的攀登。这对他们三人而言，也是一个渴望已久的梦。要自己的足迹踏上那绝路险峰，还能再有什么比此更让人心潮激荡，情怀豪放？所以他们三人各自放下手头的工作，又集合在一起，一方面作为探路先导，另一方面就是要向业余登山的新高度进击。今天，他们就要攀上隐约在碧空中那七千米高度的地方了，这怎能叫人抑制住那心神癫狂的阵阵激动？廖文杰和廖晓笛紧贴身躯站着。仅差一岁的兄弟俩，个头一样的高硕，两张轮廓俊逸棱角分明的脸庞，使他俩酷如一对双胞胎，貌似心合，难分你我。现在，他俩心里都明白，他们的脚下并不坚实牢固。安全对他俩来说无疑是心理上的一种契合，如果一个失足滑落，另一个也必将坠沉而去。这纯粹是兄弟手足之情感应交叠才派生出的安全感。由此使两人感觉到这里确实是一个让人喘不上气来的充满死亡威胁的空中舞台。然而能够伫立在这广袤旷达的天地之间，抛弃尘世的烦闹喧嚣，去尽情地放逐自己，用那久久激动不已的渴念，寻索感受大自然的深厚博大，颖悟倾领宇宙的丰沛浩瀚，这种灵魂的升华和思维的超变，总算可以补偿他们一路的艰辛和付出的青春热力了。

“快点——要——赶时间!”上面又传来卓亚光的催喊声。

“哥，你先上，天气很快就要变了!”廖晓笛说着，仰起头注意到了纵向疾行云层的变化。

由西漫来的云絮，在不断地增加着厚度，片刻功夫便吞没了他们头顶苍蓝的天穹。太阳像隔着一层磨沙玻璃般黯淡昏蒙，终至隐进浓重的阴霾之中。

“不，你先上，翻过这道岩壁，就要实现七千米的突破了，快!”

“还是你先上，上面有卓亚光，下面有我，这样更为节省时间!”廖晓笛出于安全，这时切实地为哥哥着想了。

“不要争了，你是队长，有人在等着你，还有人在看着你!”廖文杰两眼热切地望着廖晓笛，言语中容满了兄弟之间的笃厚之情。

“好，那我就先上!”廖晓笛躲开廖文杰的目光，没再多说什么，转身抓过绳索，“亚光，我来了!”他朝上高声地喊了句，借着冰镐支撑腾跃起身体，开始向上攀登。

铅灰的天空越来越暗，山体被飞扬的雪雾零乱地笼罩，视野的能见变得阴惨而晦冥。

廖文杰仰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向上缓缓攀行的廖晓笛。往常他从来不这样，虽然每次都是由弟弟凭着他娴熟的攀爬技能去征服天险，但他概不多看一眼。他相信，晓笛是会成功的。可这次，尽管上面有卓亚光，同时还有那条会牢牢系住生命的登山绳，他的心却不知怎的，总像失重样沉甸甸地向下坠着，每当廖晓笛移动一步，就跟着一阵嗦嗦的颤动。

廖晓笛艰难地向上爬着，脚不时从岩层裂缝的冰面上滑落，悬吊于半空的身体在风中不住地晃来荡去。

“小——心——点——晓笛!”廖文杰大声地朝上喊着，为了减轻廖晓笛的摇摆，他将登山绳缠在冰镐上拉紧后，插入岩缝中。

“没事，放……”

猝然间，廖晓笛的话音被从上面倾泻下的一股雪暴完全吞没，

翻滚的雪浪伴着尖厉的啸叫疯狂而至，天与地搅混成一片，随之，雪崩震颤的轰鸣巨响传来，整座山峰在抖瑟中狰狞至极。

“晓——笛——晓……”

廖晓笛的身影在廖文杰的视线里仅仅闪动了一下，便被狼狼的雪烟无情地卷逝。他拼命地呼喊着，声嘶力竭的噪音急速衰减，终于被崩塌而下的雪流淹没了……

不知过了多久，廖文杰苏醒过来。他慢慢睁开眼睛，从四面八方吹来的罡风，让他立刻感到凛冽刺骨。他知道自己还活着。他想坐起，但从腰部到大腿袭来的剧痛，阵阵抓攫着他的心。他深深地抽了口冷气，望望刺目的蓝天，终于明白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从悬崖断壁失去自制力的凌空坠落，已使他全身负伤，说不定自己就会死在这里。想到此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感侵袭着他的意识，全身由不住为之惊悸地战栗。他尝试着抬起两条胳膊，发现还能活动，只是左手臂被冰棱划破的伤口处，冻结了一层殷红的血浆。他用嘴轻轻地温热了一下伤口，然后使出全身力气支撑起身体。

“晓笛——亚光——”他勉强挣扎着站起，踉跄地迈开双腿，拼力地呼唤着。四野一片冷寞岑岑，只有他那虚弱得像游丝一样颤动的声音，在山脉间的风啸中飘浮而过。他一步一趋地爬行在雪地中。突然，一个黑点映入他白色的视野，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伤痛，拼着命冲了过去。他又一次摔倒在地，他想站起来，但没有成功。他伸出手竭力抓攫着，在厚厚的积雪中拖着沉重躯体爬行而去。

眼前，廖晓笛仰面朝天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手腕上紧紧缠绕着登山绳。从鼻腔和嘴角淌流出的鲜血，凝固在白皑皑的雪地上。

“晓笛……”廖文杰凄惨地嘶叫了一声，一头栽倒在廖晓笛的身旁，再一次昏厥过去……

“文杰，文杰，你醒醒！”卓亚光赶忙抱起廖文杰，不住地呼

唤着。

廖文杰微微地蠕动着身体，朦胧中，一种犹如雪域神祇的纶音，玄玄远远地传进了他的耳鼓。

“文杰，我是亚光，你醒醒！”

“亚光……”廖文杰翕动着嘴唇渐渐睁开眼睛，当他聚焦目光完全看清了眼前卓亚光的面孔时，满心痛切的泪水，汹涌澎湃地进流而至：“亚光！”他紧紧地抱住卓亚光的胳膊，唏唏嘘嗦地哭泣起来。

“文杰，不要太伤心，好在你我还活着，起来，我们走吧，再晚了就……”卓亚光劝说道。

“不！”廖文杰一把甩开卓亚光，僵硬地说，“我要和晓笛一起走！”

“和晓笛一起走？可他……”卓亚光疑惑地看着廖文杰，“文杰，这是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自己走都困难，再说天气……”

“你要走就自己走，我死也和晓笛死在一起！”廖文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吼叫着摇摇晃晃站起。

卓亚光赶快上前扶住他，游移地看着廖文杰，好一阵才吐出一句话，“好吧，我们抬着他走！”

廖文杰没吭声，有些气愤的呼吸使他的胸腔一起一伏地颤动着。他满以为卓亚光首先会顾及情谊弥笃的廖晓笛，没想到他……他忍不住抬起头，这时他才发现卓亚光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按道理，在上面牵着登山绳的他，当廖晓笛被风暴卷走时，他也将会被绳索一起带下，怎么……他满脸狐疑地盯着卓亚光，心中那种疑惧和不明所以的恐慌，驱促大脑不可思议地朝着一种森人可怖的情形想去。

“我们走吧，来，让我背着晓笛！”卓亚光催促着，走到廖晓笛的尸体前。

廖文杰吃力地移动着脚步过来。他给廖晓笛认真地整理了一

下衣服，顺手解下缠在他手上的那条登山绳，一折一折地盘绕着。当收到绳子头部时，他看到那齐齐用刀割断的痕迹，顿然被这无情的事实震慑了，“你……你……”他突兀转过头，两眼逼视着卓亚光，整个人，整个心像倏地被撕裂撕碎般，全身怵怵地惊战不止，登山绳从他手中直直滑落而下。

“文杰，你这是怎么了？”卓亚光看着廖文杰怪异的样子，不解地问。

廖文杰一句话也说不出，充满憎恨地瞪视着卓亚光，内心的激愤从眼底强烈地喷射出来，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寒光。

“文杰，来帮个忙，”卓亚光没有理会廖文杰，弯下腰拉起廖晓笛僵硬的双臂，“我们得快走，要不然暴风雪还会袭来的！”

“滚开！”廖文杰猛地上前推开卓亚光，然后抱起廖晓笛的躯体，像疯了似的使劲地翻上肩头，失去平衡地在原地趑趄了几下，一摇一摆地朝山下走去。

卓亚光茫然地愣在原地，久久不知所以。当他完全醒悟过来时，廖文杰的背影已消失在那山垄的背后，“文杰——文杰——”他呼叫着不顾一切地朝廖文杰追去……

天色渐渐耗尽了白昼的光明，斜阳残照，山地绰约苍茫。逆光照射下烁烁闪亮的山峰上，永恒久封的茫茫冰雪，无情地映出了这片世界广瀚的冷漠和寒峭的严酷……

“晓笛！晓笛——”几声凄凄恻恻的呼唤打破山野的恬静，远处传出一阵悠长的回音。

廖文杰被这突然而至的叫声拉回到现实中，他禁不住转过头。这是谁在呼唤晓笛？如此心诚意挚，仿佛要从这莽苍的大山间召回廖晓笛的灵魂般的荡人心魄。

声音款款逝去。萧萧的山风仍在不住地吹着，几只小鸟由枝头飞起，扇动的翅膀抖落了片片碎叶。

大概是自己的幻觉吧！廖文杰抬眼望望幽蓝的使人目眩的天

空，心里暗暗自语。他擦去脸上的泪痕，再次将目光落在廖晓笛的脸上，“晓笛，安息吧！请你相信，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用新的生命来补偿你误失的青春，我一定要对得起你，对得起我们廖家……”

“晓笛——”

确实有人在叫晓笛的名字，这次他听清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究竟是谁，为何这般如泣如诉？他恋恋不舍地向墓碑投去那极为凝重的最后一眼，转过身，正准备离开墓地去寻找这奇怪的声音时，发现苏梦抱着一束鲜花从树丛中钻了出来。

“你！……”廖文杰陡然一震，即刻收住脚步。

苏梦就是市业余登山队中两名仅有的女队员之一。她是师范大学的体育老师，因非常喜好登山运动，再加上良好的体能和专业素质，所以被廖晓笛一眼相准。进队后不久，在一个个帅小伙子面前，她居然对廖晓笛情有独钟，因两人彼此爱悦，很快便结为了一对海誓山盟的朋友。可不知怎的，就在廖晓笛死后不久，她却毫不犹豫地嫁给了卓亚光。谁也弄不清她是由于情感的一时冲动，还是为了添补内心悲伤的空虚，总之，她如此之举在当时不仅让不少人费解，同时也引起廖文杰极大的恼怒。但随着时间对所有一切的冲淡，他俩的关系虽又得以恢复，不过在此问题上廖文杰仍耿耿于怀。

苏梦见廖文杰也在这里，一阵失措的慌乱。她最忌讳和他涉及到廖晓笛，更是不愿两人在这种地方见面，因为她怕他……她想转身离去，可已经来不及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怎么廖文杰都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忿忿地诘问道，两眼冷冽而慑人。

“我……我……”苏梦嗫嚅着，刚才因上山而涌满红潮的脸倏然变得像纸一样惨白不堪。

“你还有脸再来见他？”廖文杰怒不可遏地蹙起眉头，扭曲的

脸庞一阵痉挛地抽搐。

“文杰，不，大哥，我……”苏梦神色怆然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谁是你的大哥，你……”廖文杰极度愤慨地将脸背了过去，“请你马上离开这里！”他阴恻恻地下了驱逐令。

“不，尽管晓笛死了，但你仍是我的大哥，要不然……你是不会那样对我的。今天是晓笛的忌日，我求求你，就让我为他敬上一束花吧！”苏梦说着，双眼噙着泪水，声音里充满了祈谅、哀恳的悲切。

“给他敬花？你是他什么人？”廖文杰转回脸，目光凌厉地逼视着苏梦，“是他的妻子，你们没结过婚；是他的朋友，可你早已丧失了这种资格！”他有些忍受不住地猛地提高嗓音，“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就不会嫁给卓亚光！”

“你……”廖文杰的话像一束箭簇，一只只直射苏梦的心窝。她泪水满面，全身不住剧烈哆嗦起来，鲜花从她手中一支支散落在地上。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近乎残酷的斥责，“哇”地一声，调过头，跌跌撞撞地朝山下跑去。

一切都湮灭了，山野又恢复了原始的宁静。廖文杰孤独地站在那里，硕大无际的时空显得空空切切，就连穹隆天野的一碧蔚蓝，似乎也带有一种寒冰般的凌凝冷澈……

2

刚刚做完几项实验的秦菁，回到办公室后，正准备拿起桌上新到的《科学学报》翻看时，就听见有人敲门。

“请进！”

门被推开后，一位留着短发穿件拉毛外套的女青年走了进来。

“秦医师，我是晚报‘法律与社会’的专栏记者肖玖！”肖玖

上前自我介绍说。

“噢，请坐！”秦菁起身将肖玖让到沙发上，然后为她沏来茶水。

“不必客气！”肖玖接过茶杯，打量了眼秦菁。见她面颊白皙而丽质天然，一双眸明睫暗的眼睛，闪露出一一种智灵慧敏的气质。

“你找我……”

“哦，秦医师，”肖玖说着拿出采访本，“我今天来是想请你谈谈你是用什么方法为破获那起诈骗台胞杀人案提供证据的，就算作采访吧！”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秦菁轻然一笑，光洁的脸庞温柔粲然。

诈骗台胞案是前些日子发生在本市的一起恶性案件。一位台胞携带巨款前来本市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他到达后不久，很快就被一位和其子条件相似的四十多岁的男子认作父亲。为了慎重起见，他除了向有关方面详细了解了该男子的出生情况，并又经法律部门做了亲子鉴定。谁知就在检验结果还未出来期间，他突然被人杀害，并将身上的钱财抢劫一空。无疑在没有弄清这位男子的确切身份之前，他被作为重点嫌疑对象拘留审查。从其身世调查，由于他是一个孤儿，很难说明他与这位台胞存有父子关系。但血液检验结果出来后，两人亲子关系指数 RCP 值竟然大于百分之九十。这不仅证实了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的亲子关系，还大大减小了他的杀人动机。一时，该案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被动的僵局。后虽经多方侦破，仍无结果。为此，秦菁提出应用她正在开发研究的 DNA 指纹图技术给予验证。然而，谁能想到，通过这种方法检验，其 DNA 图纹的显示完全推翻了血液检验的结果，充分证实该男子与这位台胞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从而使这一诈骗杀人案最终得以圆满了结。

“秦医师，你也许太谦虚了，不过，我想你大概是不愿让我这

次采访空手而归吧!”肖玖含着笑，高挑的眉毛下，炯炯发亮的眼睛不容悖逆地盯在秦菁的脸上。

“记者的语言，简直让人没办法!”秦菁半开玩笑地说：“那好吧，我就来简单地谈谈，”她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传统侦破案件，大都寻找和依据人体外界的遗留信息，诸如指纹、气味、血迹、脚印、体液等等，以此来作为证据确定犯罪事实。一旦得不到这些信息，其案子往往多半陷入窘境，更何况有些案子只靠这些东西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像这起案子就是如此。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人体内部的信息，并将其运用到刑侦实践上来，显然是当前刑侦学和法医学研究的前沿，如头骨复原术、眠睡术、DNA 指纹图技术等等，这些都与当代高技术密切相关，我所从事的生物法医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是应用它为这起案子提供了误差可能小于十二亿分之一的确凿证据!”

“你能否讲讲这方面的具体内容?”肖玖停住手中的笔，抬起头要求道。

“生物工程 BIO 是当代高技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秦菁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提及业务的兴趣使她脸上浮现出些许酡红，“正是由于它的突飞猛进，才导致了今天的一切成为可能。七十年代科学家从生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发现了一种叫 DNA 的脱氧核糖核酸，而这种物质却包含着生物的各种遗传密码。八十年代，英国的艾列·杰福斯教授在研究 DNA 的变异区时，成功地获得了世界上第一张 DNA 的特征图型照片，结果清楚地将 DNA 堆聚成窄柱黑色带样的形状展示在人们眼前。在这些带样链环上，存有生物的遗传基因，它的数量和位置因人而异。世界上，除了同卵孪生以外，没有一个人和过去、现在或将来生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具有相同的模式。由于 DNA 分子重复出现的序列可由父母传给孩子，所以任何一个人的 DNA 图纹带状物有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这样不仅可以用它来鉴别一个人的身份，解决

其亲子关系的疑难，还可以作为人体内部信息来侦破一些有关案件。如此案，尽管在血液检验中出现了偶然一致的现象，但就实际而言，简单的血型一致并不能确定什么，因为世界上血型相同的人太多了，所以应用DNA 指纹图检验技术，将二人的DNA 图纹进行比较，便会轻而易举地有所结论。”

“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看来生物工程不仅在法医学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恐怕就整个社会而言，大概也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肖玖听完秦菁夹着深奥专业术语的介绍仍未尽兴，还想更为深入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是啊，你说得不错，如果你对生物工程医学其它方面也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他会向你全面讲述这一学科发展概况的。”秦菁说着，下意识地翻开桌上的那本《科学学报》杂志。倏然，她被上面开卷的首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住了。在大大的黑体字题目“论生物医学应用现状与发展选择”下方，清晰地标有廖文杰和她的名字。

“谁？”肖玖问。

秦菁仿佛没有听到似的，眼睛依旧一瞬不瞬地注视着那本学报。

“秦医师，你所说的人是谁？”肖玖有意地又问了一句。

“呃……你瞧我，”秦菁歉然一笑，“就是他，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廖文杰！”她将手中的学报拿起来，指着廖文杰的名字说。

“廖文杰，我知道，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市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肖玖接过学报认真地看了一眼，“听说他们除了研究工作外，还在搞试管婴儿。”

“是的，他现在主要从事基因治疗研究，试管婴儿只不过是他们所和医学院合搞的研究课题。”

“哎，文章是你和他合写的，看来你们是不是……”肖玖眨动着眼睛猜测问。